

# 普惠保险、家庭创业与贫富差距

郑军, 伍安琪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尝试构建了包含家庭创业决策的产出模型, 系统分析了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进而缓解家庭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 基于 CHFS 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考察了普惠保险、家庭创业与贫富差距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 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机制; 普惠保险通过其渗透性和可得性, 发挥广泛的保障作用, 通过简化赔付流程及时展开赔付的使用性, 减小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损失, 激励家庭创业, 进而扩大家庭收入, 缓解贫富差距; 家庭创业进一步促进了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作用的发挥; 普惠保险通过减轻家庭创业风险厌恶提高家庭创业意愿; 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和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在城镇和农村家庭表现不同。进一步扩展研究发现: 普惠保险通过促进家庭创业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在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 在中部地区则有较大的反向作用; 在高收入家庭中, 普惠保险会进一步显著扩大贫富差距; 在低收入家庭中, 普惠保险具有促进家庭创业、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但作用效果有限;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 普惠保险显著缓解贫富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普惠保险的作用效果减小且不显著。通过加强普惠保险服务宣传力度、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将商业保险平台与普惠保险充分结合、针对中间收入群体推动普惠保险产品分级设计,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 普惠保险; 家庭创业; 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 家庭金融素养; 商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 F840.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3)01-0084-12

## 一、引言

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发展目标,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十九大报告及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支持引导农民创新创业, 拓宽其增收渠道, 强调“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创业活动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sup>[1]</sup>。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险保障。《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 大力发展普惠保险, 积极开发各类保障适度、保费低廉的小额保险产品以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 普惠保险、创业行为与贫富差距密切相关。普惠保险针对弱势群体提供风险保障, 对家庭创业选择产生影响, 进而调整家庭收入水平, 改变贫富差距, 是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sup>[2]</sup>。然而, 普惠保险通过影响家庭创业是否能够改善贫富差距? 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 家庭创业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新时代, 新发展阶段, 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題才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普惠保险广泛发展有利于扶持弱势群体、减小发展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sup>[3-4]</sup>。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和缓解贫富差距的相关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普惠保险的发展增加了普通家庭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为家庭收入提供了保险保障, 提高了农户的创业意愿, 拓宽了农户收入渠道, 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sup>[5-7]</sup>。普惠保险基于农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 为农户广泛提供风险保障、损失赔偿, 具有反贫困作用和减贫效应<sup>[8-10]</sup>。二是普惠保险的发展完善了金融服务体系, 普惠保险基于其较大的保障范围和较广的服务对象, 提高了保险服务的使用性, 为家庭创业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sup>[11-12]</sup>。首先, 普惠保险的不断发展为弱势群体减轻了金融排斥, 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金融的融资作

**[收稿日期]** 2022-09-02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Y2019D089); 安徽财经大学重大科研项目(ACKYA2203)

**[作者简介]** 郑军(1976—), 男, 重庆开州区人,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 从事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 E-mail: zgja000@qq.com; 伍安琪(1997—), 女, 安徽安庆人,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 从事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

用,广泛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sup>[13-15]</sup>。其次,在广泛获得金融服务的条件下,低收入群体通过创业推动就业增长和生产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发展<sup>[16-17]</sup>。三是数字化普惠保险的发展提高了普惠保险的渗透性,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线上平台进一步简化普惠保险的赔付流程,降低了家庭创业成本,推动家庭创业,进而通过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缩小家庭收入差距<sup>[18-21]</sup>。普惠保险数字化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其覆盖面积和使用深度,提高家庭金融素质、发挥社会保障功能,增加社会福利<sup>[22-24]</sup>。总结而言,已有文献肯定了普惠保险、家庭创业对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但是尚未有文献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普惠保险、家庭创业和贫富差距,强调普惠保险和家庭创业对贫富差距的作用,而创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因此如何通过普惠保险推动创业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本文基于包含家庭创业决策的产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缓解家庭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对其作用机制展开深入分析。

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构建了包含家庭创业决策的产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缓解家庭贫富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发现,普惠保险通过其渗透性和可得性,发挥广泛的保障作用,通过简化赔付流程及时展开赔付的使用性,减小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损失,激励家庭创业,进而扩大家庭收入,缓解贫富差距。(2)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普惠保险、家庭创业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家庭创业进一步促进了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作用的发挥;普惠保险通过减轻家庭创业风险厌恶提高家庭创业意愿;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和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在城镇和农村家庭表现不同。进一步扩展研究发现,普惠保险通过促进家庭创业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具有区域、收入及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则有较大的反向作用;对低收入家庭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家庭则会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保险减小贫富差距具有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保险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 二、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周京奎等<sup>[25]</sup>、葛和平和毛毅翀<sup>[26]</sup>等学者的研究,尝试构建包含普惠保险和家庭创业决策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分析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选择和贫富差距的作用和影响。

### (一)普惠保险的保障效应与家庭创业决策

为了研究贫富差距,本文将家庭部门分为A和B两种类型,分别代表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其中高收入家庭A的生产效率高于低收入家庭B。参考周京奎等学者的研究<sup>[25]</sup>,低收入家庭B由于生产效率低,倾向于寻找更多的途径获取收入,如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村家庭选择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低收入家庭还会选择创业等。十九大报告曾明确提出,支持引导农民创业创新,拓宽其增收渠道。本文主要关注低收入家庭B的创业选择,将创业行为与一般生产行为区分,视其创业选择为一种相对高风险高收入的生产行为。假设B在t时期拥有资本 $K_{Bt}$ ,A在t时期的资本为 $K_{At}$ ,且 $K_{At} > K_{Bt}$ ,Y为产出水平或收入水平,生产函数为:

$$Y = AK^\alpha L^{1-\alpha}, 0 < \alpha < 1 \quad (1)$$

其中A为全要素生产率,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假定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满足稻田条件,且要素投入满足:

$$\frac{\partial Y}{\partial K} > 0, \frac{\partial^2 Y}{\partial K^2} < 0, \frac{\partial Y}{\partial L} > 0, \frac{\partial^2 Y}{\partial L^2} < 0 \quad (2)$$

假设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人口数不变,将A、B的生产函数简化为:家庭A的生产函数为 $Y_A = AK_A^\alpha$ ,家庭B的生产函数为 $Y_B = AK_B^\alpha$ 。家庭资本存量的增长规律为:

$$K_{t+1} - K_t = sY_t - \delta K_t, 0 < \delta < 1 \quad (3)$$

其中 $\delta$ 为折旧率,s为储蓄率。

假设在极端条件下,家庭存在信贷约束,没有资本借贷行为,且受资本约束无法开展创业<sup>[27]</sup>,此时的资本积累水平为:

$$K_{A,t+1} = s_A Y_A + (1 - \delta) K_{A,t} = s_A A K_A^\alpha + (1 - \delta) K_{A,t} \quad (4)$$

故 A 家庭的资本积累增长率为:

$$g_{A,t+1}^K = s_A A K_A^{\alpha-1} + (1 - \delta) \quad (5)$$

得到 A 家庭的产出水平为:

$$Y_{A,t+1} = A \{ K_A [ s_A A K_A^{\alpha-1} + (1 - \delta) ] \}^\alpha \quad (6)$$

则其产出的增长率水平为:

$$g_{A,t+1}^Y = [ s_A A + (1 - \delta) K_A^{1-\alpha} ]^\alpha \quad (7)$$

故家庭 B 在 t + 1 时期的产出水平和增长率水平为:

$$Y_{B,t+1} = A \{ K_B [ s_B A K_B^{\alpha-1} + (1 - \delta) ] \}^\alpha \quad (8)$$

$$g_{B,t+1}^Y = [ s_B A + (1 - \delta) K_B^{1-\alpha} ]^\alpha \quad (9)$$

参考姜杨和朱显平在研究中对贫富差距的指标设计,本文以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之比衡量家庭间的贫富差距<sup>[28]</sup>,则高、低收入家庭间的贫富差距  $\xi^0$  为:

$$\xi^0 = \frac{Y_{A,t+1}}{Y_{B,t+1}} = \frac{\{ K_A [ s_A A K_A^{\alpha-1} + (1 - \delta) ] \}^\alpha}{\{ K_B [ s_B A K_B^{\alpha-1} + (1 - \delta) ] \}^\alpha} \quad (10)$$

由于  $K_{A,t} > K_{B,t}$ ,  $g_{B,t+1}^Y < g_{A,t+1}^Y$ ,即在 A 的资本增长率大于 B 的资本增长率的情况下,高、低收入家庭的贫富差距随着财富积累将会不断扩大,但由于  $0 < \alpha < 1$ ,最终贫富差距会收敛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sup>[27]</sup>,此时贫富差距不变。

为了缓解贫富差距,解决发展的不充分不平等,国家鼓励社会群体参与创业。当存在创业行为时,增长的资本是否投入到家庭生产中则由家庭的风险偏好 R 决定,R 越大则家庭越偏好风险,其资本越多运用于风险可能更高的创业生产中。假定家庭资本积累中的  $RK_{t+1}$  部分为家庭创业生产的资本投资。 $R = F( ph( kdx, stx, syx ) )$ ,普惠保险的可得性 kdx、渗透性 stx、使用性 syx 水平越高,普惠保险发展水平 ph 越高。有  $\frac{\partial ph}{\partial kdx} > 0$ ,  $\frac{\partial ph}{\partial stx} > 0$ ,  $\frac{\partial ph}{\partial syx} > 0$ 。其中可得性 kdx、渗透性 stx 水平越高,弱势群体创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有保障,即低收入家庭越能接受更高风险的创业行为;使用性 syx 水平越高,购买保险的成本  $C_{ph}$  越低,获得保险赔付 pf 越容易,即:

$$\frac{\partial C_{ph}}{\partial ph( kdx, stx, syx )} < 0, \frac{\partial pf}{\partial ph( kdx, stx, syx )} > 0 \quad (11)$$

在 t + 1 时刻,存在创业选择条件下家庭的贫富差距  $\xi^{business}$  为:

$$\xi^{business} = \frac{Y_{A,t+1}^{business}}{Y_{B,t+1}^{business}} = \frac{\{ K_A [ s_A A K_A^{\alpha-1} + (1 - \delta) ] \}^\alpha}{\{ (1 - R) K_B [ s_B A K_B^{\alpha-1} + (1 - \delta) ] \}^\alpha + A_b ( RK_{B,t+1} )^b - C_{ph} + pf} \quad (12)$$

首先,由于在普惠保险保障下,弱势群体获得保险保障,接受家庭创业行为,而创业作为风险与收益都相对较高的行为,有创业的技术效率  $A_b > A$ ,且  $b > \alpha$ 。此时有:

$$\{ (1 - R) K_B [ s_B A K_B^{\alpha-1} + (1 - \delta) ] \}^\alpha + A_b ( RK_{B,t+1} )^b - C_{ph} + pf > A \{ K_B [ s_B A K_B^{\alpha-1} + (1 - \delta) ] \}^\alpha \quad (13)$$

低收入家庭创业后收入水平增加,故家庭 B 为了增加收入,在普惠保险保障下有增加创业的意愿,即:

$$\frac{\partial R}{\partial ph} = \frac{\partial F( ph( kdx, stx, syx ) )}{\partial ph} > 0 \quad (14)$$

由  $\frac{\partial ph}{\partial kdx} > 0$ ,  $\frac{\partial ph}{\partial stx} > 0$ ,  $\frac{\partial ph}{\partial syx} > 0$  可得:

$$\frac{\partial R}{\partial kdx} > 0, \frac{\partial R}{\partial stx} > 0, \frac{\partial R}{\partial syx} > 0 \quad (15)$$

因此,本文可以得到命题 1: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越高,家庭创业偏好越强。其经济含义为:普惠保险为低收入家庭的创业选择提供风险保障,减轻了家庭创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创业成本,及时赔付家庭损失,帮助家庭顺利实现创业增收,提高了家庭的创业意愿,促进了家庭的创业选择。

## (二) 普惠保险的减贫效应与缩小贫富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是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贫富差距反映了一个地区

内不同家庭(个体)间的收入水平、资源获取等方面的差异程度<sup>[29]</sup>,同公式(10)一样,本文参考姜杨和朱显平<sup>[28]</sup>的研究,通过比值衡量收入的不平等,以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之比衡量贫富差距。若选择以高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比低收入家庭,则比值越大,贫富差距越大,此时  $\xi > 1$  (相反则为低收入家庭占高收入家庭收入的比值,此时数值越大,贫富差距越小)。由公式(13)的结论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 (1-R)K_B [s_B AK_B^{\alpha-1} + (1-\delta)] \}^\alpha + A_b (RK_{B,t+1})^b - C_{ph} + pf}{\partial R} > 0 \quad (16)$$

因此依据公式(12)和公式(10)可得:

$$\xi^{Business} = \frac{Y_{A,t+1}^{Business}}{Y_{B,t+1}^{Business}} < \frac{Y_{A,t+1}}{Y_{B,t+1}} = \xi^0 \quad (17)$$

进一步推导可得:

$$\frac{\partial \xi^{Business}}{\partial R} = \frac{\partial \frac{\{ K_A [s_A AK_A^{\alpha-1} + (1-\delta)] \}^\alpha}{\{ (1-R)K_B [s_B AK_B^{\alpha-1} + (1-\delta)] \}^\alpha + A_b (RK_{B,t+1})^b - C_{ph} + pf}}{\partial R} < 0 \quad (18)$$

即家庭创业水平越高,高低收入水平家庭间的贫富差距越小。结合公式(14)(15)进一步推导可得:

$$\frac{\partial \xi^{Business}}{\partial ph} = \frac{\partial \frac{\{ K_A [s_A AK_A^{\alpha-1} + (1-\delta)] \}^\alpha}{\{ (1-R)K_B [s_B AK_B^{\alpha-1} + (1-\delta)] \}^\alpha + A_b (RK_{B,t+1})^b - C_{ph} + pf}}{\partial ph} < 0 \quad (19)$$

$$\frac{\partial \xi^{Business}}{\partial kdx} < 0, \frac{\partial \xi^{Business}}{\partial stx} < 0, \frac{\partial \xi^{Business}}{\partial syx} < 0 \quad (20)$$

因此,本文进一步可得命题2: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越高,家庭选择创业的意愿越强,家庭间贫富差距越小。其经济含义为:普惠保险通过保险赔付等损失补偿的保障,降低家庭创业成本、增加创业利润,使家庭资本更多投入到创业中,拓宽了低收入家庭收入来源,提高了家庭资本积累效率,推动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缩小了高、低收入家庭间的贫富差距。

###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一) 计量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可以直观地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和背后的作用机制,因此为检验理论模型推导和分析中所得的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相关关系,基于理论推导中的公式(12)和公式(14),同时考虑家庭创业决策的中介效应,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构造回归模型。

$$wealth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ph + \alpha_2 \times C_\alpha + \varepsilon_1 \quad (21)$$

$$business = \beta_0 + \beta_1 \times ph + \beta_2 \times C_\beta + \varepsilon_2 \quad (22)$$

$$wealth = \delta_0 + \delta_1 \times ph + \delta_2 \times business + \delta_3 \times C_\delta + \varepsilon_3 \quad (23)$$

其中  $wealth$  为贫富差距,  $ph$  为普惠保险发展水平,  $business$  为家庭创业选择,  $C_\alpha$ 、 $C_\beta$ 、 $C_\delta$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模型(21)检验了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模型(22)检验了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模型(23)整体检验了普惠保险、家庭创业对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对方程(21)至方程(23)展开计量检验,实证分析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检验家庭创业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及其具体影响。

#### (二) 变量选取

##### 1. 被解释变量

贫富差距  $wealth$ ,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反映了一个地区内不同家庭在收入水平、资源获取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程度。在共同富裕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常作为衡量共同富裕平等性的指标。贫富差距多用基尼系数衡量, 但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为家庭数据, 因此参考李兰冰等<sup>[30]</sup>学者在研究地区收入差距时选取数据的做法, 本文选取家庭总收入财富水平指标, 以家庭实际获得的收入水平衡量家庭富裕程度。为了获得明确的贫富差距相对关系, 将每个家庭的财富水平与最高收入水平相除得到贫富差距的衡量指标  $wealth$ , 该比值越大表明贫富差距越小, 越符合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2. 解释变量

普惠保险指数  $ph$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关于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测度维度(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性)构造普惠保险指数<sup>[31]</sup>,本文主要参考孙蓉、尹晔等学者的研究<sup>[32-33]</sup>,多维度

选取衡量指标,运用客观赋权法构造普惠保险指数,并结合我国各省实际数据,测算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本文分别用  $X_i$  表示各指标,其中用农业保险保费增长率和农业保险占财产保险的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居民接触到普惠保险的程度即普惠保险的可得性;渗透性分别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两个角度考虑;用保险的保障水平和赔付水平衡量普惠保险的使用性。

本文通过无量纲化处理将各指标统

一量纲维度,并以公式  $C_{ijt} = \frac{S_{ijt}}{A_{ijt}}$  计算变异系数,其中,  $S_{ijt}$  为标准差,  $A_{ijt}$  为均值。本文对计算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项变异系数,最终通过综合计算即可得到普惠保险指数如表 2 所示。

3. 中介变量

家庭创业 *business* 为本文的中介变量。对于家庭创业选择,学者大多以家庭金融调查或家庭追踪数据中与家庭创业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衡量家庭创业状况。本文参考张云亮等学者的研究<sup>[19]</sup>,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CHFS 中,选择“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微商、代购、经营公司企业等”项下的数据,代表家庭选择创业的状况,作为虚拟变量,有创业行为为 1,否则以 0 代替,以直观地了解家庭创业情况。

4. 控制变量

为了进一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本文参考尹志超等学者<sup>[34]</sup>的研究,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依据 CHFS 数据的特性,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在个人层

面,控制户主性别 *gender*; 户主年龄 *age*; 户主的婚姻状况 *marriage*, 已婚为 1, 其他为 0; 户主的健康水平 *health*, 包括 1 至 5, 五个等级, 数字越大表明健康状况越好。在家庭层面, 本文控制家庭人口总数 *member*、 户口类型 *type* 以及是否为农村户口 *ifrural* 的虚拟变量; 同时, 考虑到家庭创业行为与金融的密切联系, 加入 CHFS 数据库中家庭数据集的数据, 如家庭对金融、 经济信息的关注度 *information* 和家庭对风险的厌恶程度 *risk*, 通过“投资倾向类型”的问题反映风险厌恶程度, 数字越大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其次, 参考杨伟明等<sup>[35]</sup>学者的研究, 本文在地区层面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gdp23*, 以各省第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 城镇化率 *urbanization*, 以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衡量; 教育水平 *lnjy*, 以地区每十万人人口在校大学生的数量衡量, 取对数; 财政支出比重 *gov*, 以各省份财政支出占各地 GDP 的比重衡量。

表 1 普惠保险指数构造指标

衡量维度	描述性指标	计算方法
可得性	农业保险保费增长率 $X_1$	当年农业保费收入/上年农业保费收入 - 1
	农业保险占财产保险比重 $X_2$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财产保险保费收入
渗透性	农业保险深度 $X_3$	农业保险费收入/农业总产值
	农业保险密度 $X_4$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村人口总数
使用性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 $X_5$	农业保险总额/农业总产值
	农业保险赔付水平 $X_6$	农业保险赔付总额/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表 2 2011—2020 年普惠保险指数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89	0.98	0.85	0.88	0.88	1.05	1.03	1.35	1.76	1.96
天津	0.32	0.30	0.28	0.32	0.32	0.42	0.50	0.59	0.70	0.73
山西	0.27	0.32	0.30	0.33	0.36	0.34	0.32	0.37	0.44	0.53
河北	0.53	0.22	0.24	0.22	0.26	0.27	0.28	0.33	0.46	0.51
内蒙古	0.74	0.64	0.73	0.78	0.75	0.77	0.98	0.80	0.86	0.95
辽宁	0.44	0.29	0.25	0.56	0.43	0.36	0.37	0.38	0.49	0.59
吉林	0.42	0.21	0.30	0.37	0.34	0.47	0.52	0.53	0.64	0.67
黑龙江	0.56	0.60	0.81	0.65	0.62	0.85	0.69	0.72	0.98	0.94
上海	1.17	0.92	0.74	0.96	1.00	0.84	0.83	0.96	1.38	1.34
江苏	0.29	0.26	0.27	0.32	0.26	0.33	0.25	0.29	0.44	0.48
浙江	0.27	0.21	0.22	0.24	0.20	0.25	0.22	0.23	0.34	0.28
安徽	0.42	0.38	0.36	0.35	0.28	0.50	0.34	0.38	0.39	0.50
福建	0.25	0.18	0.19	0.22	0.17	0.36	0.20	0.20	0.24	0.19
江西	0.34	0.29	0.26	0.32	0.23	0.28	0.25	0.29	0.34	0.38
山东	0.26	0.41	0.30	0.18	0.21	0.22	0.28	0.33	0.34	0.32
河南	0.34	0.25	0.22	0.24	0.21	0.31	0.34	0.38	0.41	0.37
湖北	0.26	0.23	0.28	0.30	0.20	0.30	0.24	0.29	0.35	0.38
湖南	0.43	0.37	0.37	0.40	0.33	0.37	0.41	0.40	0.47	0.49
广东	0.28	0.25	0.19	0.21	0.17	0.17	0.21	0.21	0.26	0.25
广西	0.24	0.22	0.18	0.33	0.23	0.25	0.22	0.27	0.39	0.33
海南	0.45	0.23	0.23	0.63	0.26	0.39	0.29	0.43	0.51	0.53
重庆	0.38	0.24	0.21	0.24	0.18	0.21	0.20	0.22	0.31	0.22
四川	0.49	0.42	0.34	0.37	0.33	0.34	0.34	0.35	0.39	0.33
贵州	0.34	0.20	0.16	0.20	0.13	0.17	0.15	0.20	0.26	0.24
云南	0.41	0.32	0.28	0.36	0.24	0.29	0.24	0.27	0.28	0.28
西藏	1.37	0.35	0.30	0.30	0.42	0.89	1.00	1.34	1.57	1.93
陕西	0.52	0.47	0.26	0.25	0.22	0.24	0.23	0.27	0.32	0.39
甘肃	0.36	0.28	0.26	0.31	0.27	0.35	0.31	0.33	0.46	0.48
青海	0.67	0.38	0.32	0.32	0.40	0.60	0.56	0.72	1.01	1.16
宁夏	0.34	0.43	0.33	0.49	0.36	0.55	0.52	0.63	0.76	0.70
新疆	0.98	0.97	0.65	0.84	0.72	0.74	0.68	0.79	1.10	1.22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包括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数据,主要以2019年数据为主。首先,CHFS详细地反映了家庭金融状况,保险购买状况、创业状况和家庭收入状况;其次,该数据较为详细地提供了家庭信息、成员信息和户主的详细信息,因此有利于从微观的角度研究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和贫富差距的影响。针对所需的变量,本文对缺失、不符合本次实验要求的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处理。普惠保险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以及Wind数据库。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说明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ear	年份	4	—	—	2013	2019
wealth	贫富差距	33950	0.007	0.016	-0.454	1
ph	普惠保险指数	33950	0.526	0.329	0.236	1.76
business	家庭创业选择(是=1,否=0)	33950	0.113	0.317	0	1
insurance	家庭商业保险购买情况(购买=1,未购买=0)	33950	0.085	0.279	0	1
gender	性别(男=1,女=0)	33950	0.754	0.43	0	1
age	年龄	33950	59.461	13.667	21	104
education	受教育情况(数值越大代表文化程度越高)	33950	3.331	1.606	1	9
marriage	婚姻状况(1表明已婚,0代表其他情况)	33950	2.428	1.25	1	6
health	健康状况(数值越大代表健康状况越差)	33950	2.749	1.005	1	5
member	家庭成员总数	33950	3.085	1.543	1	15
information	对金融、经济信息的关心程度(数值越大代表关心程度越低)	33950	4.222	1.008	1	5
risk	风险厌恶程度(数值越大代表厌恶程度越高)	33950	4.621	1.15	1	6
rural	是否为农村地区(农村=1,城镇=0)	33950	0.358	0.479	0	1
Ph_1	滞后一期普惠保险指数	33950	0.418	0.243	0.197	1.349
lv5	保险赔付与保费收入之比	33950	0.31	0.034	0.256	0.616
type	户口类型	33911	6.641	197.985	1	3
gdp23	产业结构(地区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	33950	0.912	0.052	0.766	0.997
urbanization	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	33950	63.725	9.753	34.51	89.22
lnjy	教育水平(每十万人人口在校大学生数的对数)	33950	7.949	0.216	0	8.579
gov	财政支出比重(地区财政支出/地区GDP)	33950	0.247	0.097	0.12	1.289

表4 普惠保险影响贫富差距的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wealth	wealth	wealth	wealth	wealth	wealth
ph	1.548*** (3.68)	1.252*** (2.91)	1.505*** (2.76)	1.221** (2.19)	1.144* (1.79)	0.838 (1.27)
rural	-1.751*** (-9.11)	-1.753*** (-9.12)	=0	=0	=1	=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8.839*** (4.06)	17.827*** (3.83)	22.438*** (3.61)	21.374*** (3.44)	12.330* (1.94)	11.778* (1.85)
Observations	33950	33950	21808	21808	12142	12142
R-squared	0.087	0.087	0.080	0.080	0.043	0.04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z值或t值,下同。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普惠保险影响贫富差距的基准模型

1. 实证结果描述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基于公式(21)结合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混合回归(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展开回归,检验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列(1)至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普惠保险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回归结果的显著水平下多为1%。这表明普惠保险的发展显著缩

小了家庭贫富差距,命题2得到了验证。在模型(2)和模型(4)中,通过加入工具变量展开2SLS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同样显著为正,在模型(2)第一阶段的回归中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343336,远远大于10%的临界值19.93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的检验。在模型(3)和(4)中针对城镇地区家庭展开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与整体的回归结果较为一致,而在模型(5)和模型(6)的农村地区回归中,则表现为系数明显小于整体和城镇地区,因此可以说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表5中进一步通过对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相关数据展开回归,检验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直接影响。同时,考虑到普惠保险、家庭创业选择与贫富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

双向因果关系,即考虑到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回归中引入工具变量。首先,参考宋冬林等<sup>[1]</sup>学者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保险赔付和保费收入之比作为普惠保险的工具变量。保险赔付反映保险保障作用的实现情况,保费收入反映了保险的发展规模,两者之比与普惠保险的发展密切相关。家庭参保行为和获得保险赔付的状况还会影响创业概率,而保险赔付与保费收入规模和家庭贫富差距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次,文本还选取了滞后一期的普惠保险发展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普惠保险不是创造新的保险险种,而是对现有险种的归集<sup>[32]</sup>,因此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受前期影响较大,同时滞后一期的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对当期贫富差距的影响较小。因此选取的工具变量较好地满足了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引入工具变量的 2SLS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模型(1)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显著为正,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中,普惠保险的系数与 OLS 回归中的系数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因此要注意内生性问题。从模型(5)中 2013 年的回归系数来看,普惠保险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系数还可能为负,分析该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 2013 年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极低,不能有效发挥促进家庭收入增加、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总体而言,模型基本都表现较为稳定的回归结果,普惠保险对衡量贫富差距的 *wealth* 的影响系数为正,与基准模型回归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

首先,普惠保险和贫富差距值之间显著正相关,本文贫富差距指标数值越大,贫富差距越小,即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提高会促进贫富差距的减小。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归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弱势群体获得服务的公平性差距。2015 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普惠保险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保险的广泛渗透使得弱势群体对保险保障服务的可获得性提高,结合其使用性体现的普惠保险赔偿作用,最大限度地给予弱势群体收入保障。同时普惠保险的发展,整体上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完善,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进而从总量上帮助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其次,从表 4 可以看到,普惠保险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在城镇地区比在农村地区更为有效,即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缓解城镇地区的贫富差距。首先,相较于农村地区,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好,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水平更高,即城镇地区的贫富差距更易大于农村地区,因此普惠保险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更明显。其次,城镇地区的商业健康险、商业人身险等普惠保险正在快速发展,城镇地区普惠保险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地区,因此更有利于普惠保险发挥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二)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缓解贫富差距的机制分析

1. 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理论分析中命题 1 表明,普惠保险有利于促进家庭创业。在基准模型的回归基础上,为进一步明确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对公式(22)展开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是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模型(4)、模型(5)分别为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回归结果。

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回归结果显示,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系数基本在 1% 的显著水平下为正,OLS 回归和工具变量 2SLS 回归的系数分别为 0.02 和 0.022,且在该工具变量的弱相关性检验中拒绝工具变量弱相关性的原假设,表明普惠保险有利于推动家庭

表 5 普惠保险影响贫富差距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OLS	2SLS	OLS	2SLS	OLS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ph</i>	3.459 (1.33)	1.519 (0.53)	52.687*** (6.00)	37.877*** (3.96)	-60.444*** (-11.33)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5.152 (-0.29)	3.617 (0.20)	26.954 (0.49)	32.516 (0.56)	281.553*** (6.64)
Observations	12880	12880	1669	1544	2352
R-squared	0.083	0.083	0.847	0.844	0.944
year	2017	2017	2015	2015	2013

表 6 普惠保险对家庭创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Probit	OLS	2SLS	Probit	Probit
	<i>business</i>	<i>business</i>	<i>business</i>	<i>business</i>	<i>business</i>
<i>ph</i>	0.213*** (3.79)	0.020*** (2.64)	0.022** (2.54)	0.166*** (2.62)	0.298** (2.17)
<i>rural</i>	-0.353*** (-15.08)	-0.063*** (-16.36)	-0.063*** (-16.42)	=0	=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5.206*** (8.62)	1.172*** (12.74)	1.165*** (12.57)	4.989*** (7.76)	5.440*** (4.47)
Observations	33950	33950	33950	21808	12142
R-squared		0.074	0.074		

创业,因此命题 1 得到验证。从模型(4)和(5)的回归结果来看,普惠保险对城镇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系数小于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66 和 0.298。

在工具变量回归中,首先对变量的内生性展开检验,得到  $p$  值为 0.2785,即无法拒绝原假设,变量为外生变量,且萨根检验的  $p$  值极小,工具变量不符合外生性要求,因此对此部分之后的回归,不再使用工具变量。

为了进一步分析普惠保险影响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通过 OLS 和 *probit* 模型对家庭创业决策展开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其中,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与普惠保险的交互项以及普惠保险发展水平项都显著地表现为正向影响,即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为家庭广泛提供风险防范服务,降低家庭面临的风险损失,提高家庭收入的稳定性,减轻创业风险厌恶,进而促进家庭创业。由此,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命题 1 的正确性。

首先,普惠保险指数与家庭创业决策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即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越高越能推动家庭创业。家庭创业行为与金融环境密切相关。普惠保险的不断发展为家庭创业提供了更好的金融环境,推动了普惠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丰富家庭融资渠道、为家庭创业奠定基础。家庭对普惠保险创新产品的及时了解,有利于掌握金融、保险等信息动态,做出较优决策。进一步地,普惠保险的不断发展为提高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减小创业风险,提高家庭创业水平。

其次,普惠保险指数、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及两者的交互项与家庭创业间也存在显著的作用结果,即普惠保险指数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共同促进家庭创业,其中普惠保险系数为正,风险厌恶系数为负,两者交互项为正。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反映家庭的风险偏好,本文的家庭风险厌恶数值越大,越反对冒险,而家庭创业是相对具有风险的行为,因此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不愿意创业。而普惠保险为家庭的风险损失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因此减轻了家庭对创业风险的厌恶,从而表现为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提高,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下降,家庭创业意愿增加,进而推动家庭创业。

2. 普惠保险缓解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

为明确家庭创业对普惠保险缓解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命题 2,本文对公式(23)展开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由模型(1)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得,普惠保险、家庭创业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系数在整体和城镇部分的回归中系数显著为正。中介效应 Sobel test 的检验结果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即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从中介效应检验的模型系数来看,同样,在我国城镇地区普惠保险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系数更大,分别为 1.524 和 1.238,而普惠保险对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1.238 和 0.964,且较为不显著。

在工具变量回归中,本文对变量的内生性展开检验,得到  $p$  值为 0.0019,即拒绝原假设,变量为内生变量,在第一阶段的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 343269,远远大于 10% 的临界值,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在过度识别检验中  $p$

表 7 普惠保险影响家庭创业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Probit <i>business</i>	OLS <i>business</i>	Probit <i>business</i>	OLS <i>business</i>	Probit <i>business</i>	OLS <i>business</i>
<i>ph</i>	0.015 (0.12)	0.041 ** (2.05)	0.087 (0.59)	0.033 (1.42)	0.130 (0.35)	0.065 (1.41)
<i>risk</i>	-0.007 (-0.39)	-0.009 *** (-3.21)	-0.004 (-0.20)	-0.010 *** (-2.74)	-0.019 (-0.52)	-0.009 * (-1.77)
<i>ph_risk</i>	0.055 * (1.84)	0.005 (1.21)	0.062 * (1.87)	0.006 (1.26)	0.037 (0.47)	0.007 (0.77)
<i>information</i>	0.046 *** (4.58)	0.007 *** (3.91)	0.045 *** (3.58)	0.007 *** (3.02)	0.059 *** (3.58)	0.009 *** (3.36)
<i>rural</i>	-0.354 *** (-15.10)	-0.063 *** (-16.32)	=0	=0	=1	=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5.152 *** (8.50)	1.180 *** (12.81)	4.934 *** (7.65)	1.143 *** (10.18)	5.370 *** (4.39)	0.991 *** (7.22)
Observations	33950	33950	21808	21808	12142	12142
R-squared		0.074		0.083		0.055

表 8 家庭创业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OLS <i>wealth</i>	2SLS <i>wealth</i>	OLS <i>wealth</i>	2SLS <i>wealth</i>	OLS <i>wealth</i>	2SLS <i>wealth</i>
<i>ph</i>	1.598 *** (3.80)	1.307 *** (3.04)	1.524 *** (2.80)	1.238 ** (2.23)	1.238 * (1.94)	0.964 (1.47)
<i>business</i>	2.530 *** (9.30)	2.528 *** (9.30)	2.503 *** (6.99)	2.502 *** (6.99)	2.894 *** (7.59)	2.891 *** (7.59)
<i>insurance</i>	2.384 *** (7.76)	2.389 *** (7.78)	2.418 *** (6.12)	2.422 *** (6.13)	1.803 *** (3.93)	1.810 *** (3.95)
<i>rural</i>	-1.592 *** (-8.26)	-1.594 *** (-8.27)	=0	=0	=1	=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5.874 *** (3.42)	14.883 *** (3.20)	19.600 *** (3.15)	18.532 *** (2.98)	9.504 (1.50)	9.014 (1.42)
Observations	33950	33950	21808	21808	12142	12142
R-squared	0.089	0.089	0.082	0.082	0.047	0.047



值较小,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较弱。

为了进一步检验家庭创业的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选取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指标,分别展开 OLS 回归和 2SLS 回归,同时为了解决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样引入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并开展工具变量的弱相关性检验,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从表 9 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来看,模型基本都有较为稳定的回归结果,普惠保险、家庭创业都稳定地表现为缩小家庭贫富差距 *wealth*,与基准模型回归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且工具变量的弱相关性检验结果为拒绝弱相关性的原假设,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的要求。从模型(1)和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系数对比来看,考虑内生性问题时系数减小,即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会扩大普惠保险、家庭创业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总体而言都显著表现为普惠保险、家庭创业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基本可以得到模型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首先,普惠保险与家庭创业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表现为显著为正,即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

两者的共同作用有利于减小家庭间贫富差距,从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普惠保险通过推动家庭创业,为低收入家庭创造了更多的增收途径,从而有利于增加弱势群体收入,减小贫富差距。普惠保险的发展提高了低收入家庭可获得的保险服务水平,有利于减少其面临的金融排斥、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适配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创业能力和意愿。普惠保险通过广泛扶持家庭创业,增强发展活力,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能力和收入水平,推动低收入家庭持续增收,逐渐缩小与高收入家庭间的贫富差距。同时与基准模型相比,普惠保险的作用系数变小,表明家庭创业存在中介效应。家庭创业作为重要的增收途径,在过去和今后的发展中都会起到关键作用,普惠保险要不断创新保险产品在设计,充分结合家庭创业的发展需求,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创业缩小贫富差距的中介作用。

其次,回归结果 2013—2017 年呈现作用系数不断减小且显著性也逐渐下降的趋势。我国于 2016 年正式提出发展普惠保险,因此我国普惠保险发展的时间较晚,受普惠保险发展制度不完善、发展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普惠保险的作用效果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从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情况来看,当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时,商业保险可以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补充。

(三)普惠保险缓解贫富差距的异质性分析

1. 地域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本文将家庭按照所在省份的地理位置分组为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展开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首先,从各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普惠保险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作用都较为显著,但作用方向却不尽相同。其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作用系数与整体的正向作用保持一致,且东部地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系数和显著性都高于西部地区。而在中部地区,没有体现出普

表 9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OLS	2SLS	OLS	2SLS	OLS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ph</i>	3.790 (1.46)	0.666 (0.23)	52.860*** (6.05)	37.961*** (4.00)	-59.973*** (-11.25)
<i>business</i>	13.664*** (13.03)	13.647*** (13.02)	12.445*** (4.63)	13.042*** (4.61)	3.521** (2.47)
<i>insurance</i>	5.948*** (4.45)	5.898*** (4.42)	4.774 (1.25)	5.031 (1.26)	1.386 (0.78)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19.280 (-1.10)	-11.412 (-0.65)	16.535 (0.30)	21.482 (0.37)	277.920*** (6.56)
Observations	12880	12880	1669	1544	2352
R-squared	0.095	0.095	0.849	0.846	0.944
year	2017	2017	2015	2015	2013

表 10 地域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OLS	2SLS	OLS	2SLS	OLS	2SLS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wealth</i>
<i>ph</i>	2.831*** (3.17)	2.803*** (3.07)	-4.978** (-2.22)	-5.211** (-2.32)	0.582 (0.53)	0.191 (0.17)
<i>business</i>	4.140*** (6.72)	4.140*** (6.73)	0.914*** (2.76)	0.913*** (2.76)	0.966*** (2.76)	0.963*** (2.76)
<i>insurance</i>	2.565*** (3.75)	2.565*** (3.75)	1.249*** (3.21)	1.250*** (3.22)	3.077*** (7.50)	3.085*** (7.52)
<i>education</i>	2.087*** (14.62)	2.087*** (14.63)	1.057*** (12.32)	1.057*** (12.34)	1.412*** (17.19)	1.412*** (17.21)
<i>information</i>	-0.720*** (-3.37)	-0.720*** (-3.37)	0.105 (0.93)	0.104 (0.93)	-0.181* (-1.66)	-0.182* (-1.66)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43.206*** (3.01)	42.949*** (2.97)	53.485** (2.54)	54.038** (2.57)	14.918** (2.06)	16.232** (2.21)
Observations	12639	12639	7391	7391	10254	10254
R-squared	0.086	0.086	0.104	0.104	0.095	0.095

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出现该种结果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部地区普惠保险发展水平不高,普惠保险普及性低,无法发挥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二是东部地区贫富差距较大,因此普惠保险的作用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从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普惠保险在中部地区对贫富差距的作用系数较大,影响较深,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的普惠保险普及和惠及范围,提高普惠保险的可达性、可得性和使用性,以有效实现缩小中部地区贫富差距的作用。

其次,其他影响因素对贫富差距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的作用系数符号基本都表现为同号,差别主要在于数值大小。从教育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家庭受教育程度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近似,表明在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强教育公平可以更好地促进贫富差距减小。另外,金融、经济信息在东部地区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还要加强地区金融、经济文化素质教育。从西部地区商业保险购买对缩小贫富差距的显著作用系数来看,通过加强商业保险和普惠保险的金融服务联系,借助现有的商业保险销售平台可以更好地开展西部普惠保险普及,进一步发挥西部地区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 2. 收入异质性分析

根据家庭收入的高低,本文以年家庭收入的均值为标准,将高于收入均值的家庭分组为高收入家庭,将低于收入均值的家庭分组为低收入家庭,分别展开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

从收入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一是普惠保险对贫富差距的作用在高收入家庭组更为显著,在低收入家庭组较为不显著,且在高收入家庭组,普惠保险有抑制家庭财富即扩大贫富差距、抑制家庭创业选择的

作用结果。该结果存在的原因可能为: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资本积累较为充足,因此其创业行为受普惠保险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受普惠保险惠及性作用的较高收入家庭会进一步获得收入保障,因此高收入家庭的财富进一步积累,从而扩大了高低收入或者说贫富家庭间的差距。二是普惠保险对低收入家庭的作用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且系数较小,表明目前普惠保险对我国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较小。该结果存在的原因可能为:由于低收入家庭资金相对不充裕,其创业选择面临更大的约束,使得普惠保险的保障作用无法充分激发家庭的创业选择,也无法明显促进家庭增收,因此低收入家庭对普惠保险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明显。

### 3.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

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 衡量)的高低,以各地区人均 GDP 的中位数为基准,高于中位数部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其余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分别展开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12 所示。

从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普惠保险、家庭创业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保险的作用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下为 2.1 左右,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该系数不显著且缩小至 0.9 左右。

因此推动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进一步保障普惠保险作用的发挥,实现良性循环。

表 11 收入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高收入 <i>wealth</i>	高收入 <i>business</i>	高收入 <i>wealth</i>	低收入 <i>wealth</i>	低收入 <i>business</i>	低收入 <i>wealth</i>
<i>ph</i>	-8.907 ** (-2.01)	-0.165 (-1.25)	-8.41 * (-1.90)	0.594 (1.37)	0.119 (1.43)	0.605 (1.40)
<i>business</i>	—	—	3.011 *** (4.64)	—	—	0.091 (1.19)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12.324 *** (4.25)	0.576 (6.67)	10.589 *** (3.64)	2.241 *** (7.90)	0.288 *** (5.25)	2.267 *** (7.97)
Observations	2667	2667	2667	4536	4536	4536
R-squared	0.022	0.059	0.030	0.153	0.059	0.153

表 12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高经济发展水平		低经济发展水平	
	(1) OLS <i>wealth</i>	(2) 2SLS <i>wealth</i>	(3) OLS <i>wealth</i>	(4) 2SLS <i>wealth</i>
<i>ph</i>	2.153 *** (3.49)	2.106 *** (3.40)	0.984 (1.32)	0.951 (1.21)
<i>business</i>	3.260 *** (6.96)	3.260 *** (6.96)	1.595 *** (5.94)	1.595 *** (5.94)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21.196 * (-1.74)	-21.291 * (-1.75)	22.056 *** (3.74)	22.105 *** (3.74)
Observations	16952	16952	16998	16998
R-squared	0.089	0.089	0.086	0.086

##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普惠保险作为具有政策性和包容性的金融产品,可以十分有效地推动社会平衡发展,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其中保障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是关键。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后,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通过渗透性和可得性,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基于普惠保险使用性质及时展开赔付,降低家庭创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推动家庭创业,进而提高家庭收入,缓解贫富差距;家庭创业具有中介效应,普惠保险通过减轻家庭创业风险厌恶提高家庭创业意愿;普惠保险推动家庭创业和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在城镇和农村家庭表现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保险通过促进家庭创业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则有较大的反向作用;低收入家庭表现为普惠保险缓解贫富差距,但不显著,高收入家庭受普惠保险的保障反而会扩大贫富差距;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普惠保险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效果越好。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第一,完善普惠保险惠及弱势群体的相关制度法规为普惠保险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推动普惠保险创新发展有效落实;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广泛开展普惠保险试点工作,建设普惠保险促进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推动普惠保险服务弱势群体政策的实践;从顶层设计到有效落实,切实推动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第二,为缓解高收入家庭在普惠保险保障作用下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的反向作用,在普惠保险的政策制定中首先要明确普惠保险的作用对象,重点关注低收入弱势群体,使得普惠保险的政策保障作用更具有针对性;其次适度建立普惠保险产品分级机制,减少保障群体的空白,针对高收入和低收入间的中等收入群体,通过适当提高保费金额和保障范围,满足其创业、融资等金融需求,减小较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普惠保险服务低收入群体,保障低收入家庭顺利创业的发展意识,要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创业需求设计保险产品、提供普惠保险服务,进一步扩大普惠保险的保障范围,丰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减少金融排斥。第四,关注普惠保险通过推动家庭创业、扩大收入来源、缩小收入差距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建立普惠保险与家庭创业相关的保险产品联动创新,鼓励家庭在选择创业的同时做好风险保障,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第五,进一步针对热门创业项目简化保险赔付流程,更好地服务低收入群体的创业需求,让普惠保险的政策性、普惠性作用深入人心,扩大普惠保险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通过普惠保险服务水平和家庭金融素养的不断提高,形成良性循环,推动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成果不断发展,最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 参考文献:

- [1] 宋冬林,田广辉,徐英东.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38-51.
- [2] 张碧琼,吴婉婷.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J]. 金融评论,2021(2):31-44+124.
- [3]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2021(11):4-13.
- [4] 杨立雄. 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问题研究[J]. 社会保障评论,2021(4):70-86.
- [5] 郭劲光,万家瑞. 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异质性的影响研究——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J]. 财经问题研究,2022(6):91-100.
- [6] 屈毅.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2021(3):89-93.
- [7] Kimhi A.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southern ethiopia[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0,34(1):81-91.
- [8] 邱晓华,李衡,徐灼,等. 新征程上我国保险业服务共同富裕的功能研究[J]. 保险研究,2022(4):3-18.
- [9] Matthew B,Shanna K. Differential access to transgender inclusive insurance and health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Challenges to health across the life course [J].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2021(1):67-81.
- [10] 张栋浩,蒋佳融. 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基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J]. 保险研究,2021(4):24-42.
- [11] 张正平,石红玲.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3-102.
- [12] Adeola O,Evans O. Financial inclus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nigeria[J].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2017,51(3):1-15.
- [13] 陈宝珍,任金政. 数字金融与农户:普惠效果和影响机制[J]. 财贸研究,2020(6):37-47.
- [14] 张伟,罗向明,曾华盛,刘心怡.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 保险研究,2021(6):72-88.
- [15] Sarkar S,Rufin C,Haughton J. Ine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threshold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8(3):278-295.

- [16]李政,杨思莹. 创业能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3):21-32.
- [17]Aghion P.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Lessons from an intellectual journe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7(1):9-24.
- [18]翟仁祥,宣昌勇.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吗[J]. 现代经济探讨,2022(5):76-87.
- [19]张云亮,冯珺,赵奇锋,等. 风险态度对中国城乡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3期面板数据的证据[J]. 财经研究,2020(3):154-168.
- [20]张金林,董小凡,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2022(7):4-17+123.
- [21]Beck T,Pamuk H,Ramrattan R,et al. Payment instruments,finance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8(1):162-186.
- [22]汪亚楠,谭卓鸿,郑乐凯. 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7):92-112.
- [23]张志元,李旸.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7-132+176.
- [24]Bairoliya N,Canning D,Miller R,et al. The macroeconomic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rural health insurance and pension reforms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2018(1):71-92.
- [25]周京奎,王文波,龚明远,等. 农地流转、职业分层与减贫效应[J]. 经济研究,2020(6):155-171.
- [26]葛和平,毛毅翀.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85-92.
- [27]肖端,杨琰军,谷继建. 农村普惠金融能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吗[J]. 宏观经济研究,2020(1):20-33.
- [28]姜杨,朱显平. 贫富差距、金融资源错配与房价波动[J]. 统计与决策,2021(12):117-121.
- [29]邹克,倪青山. 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J]. 金融经济研究,2021(5):48-62.
- [30]李兰冰,姚彦青,张志强. 农村劳动力跨部门流动能否缩小中国地区收入差距? [J]. 南开经济研究,2020(4):127-143.
- [31]David M,Martin E. Innovations in microinsurance research[J].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2021(3):325-330.
- [32]孙蓉,吴剑,崔微微. 普惠保险及其发展水平测度[J]. 保险研究,2019(1):58-74.
- [33]尹晔,许闲,王颖俐. 我国区域普惠保险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保险研究,2020(10):34-47.
- [34]尹志超,刘泰星,王晓全. 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 ——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0(5):76-95.
- [35]杨伟明,粟麟,王明伟.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基于经济增长与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4):83-94.

[责任编辑:杨志辉]

## Inclusive Insuranc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perty Gap

ZHENG Jun, WU Anqi

(School of Financ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an output model including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decision-making,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clusive insurance to promot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and alleviat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ased on the data of CHFS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insuranc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by inclusive insurance is important mechanisms to the alleviation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rough its perme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inclusive insurance plays an extensive role in ensuring that it can be used in a timely manner by simplifying the compensation process, reducing the uncertain risk losses faced by families, encouraging families to start businesses, thereby expanding family income and allevia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has further promoted the role of inclusive insurance i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clusive insurance improves the willingness of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by reducing the risk aversion of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clusive insurance in promoting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and allevia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different in urban and rural families.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ole of inclusive insurance in allevia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y promoting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the eastern region, a non-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a greater negative role in the central region; In high-income families, inclusive insurance will further significantly expan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low-income families, inclusive insurance can promot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but its effect is limited; Whe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igh, inclusive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Whe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low, the effect of inclusive insurance is reduced and not significant. It is beneficial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ole of inclusive insurance i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by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inclusive insurance services, improving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fully integrating commercial insurance platforms with inclusive insurance, and promoting the hierarchical design of inclusive insurance products for intermediate income groups.

**Key Words:** inclusive insuranc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poverty gap; common prosperity;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commercial insurance